

2014年7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四军老战士、国民党老兵以及少年儿童代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

在老兵队伍中,一位身穿褪色的绿军装、佩戴三枚功勋奖章、年近九旬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勇田同志。

我与赵勇田相识30余年,1983年我从晋西北深山沟到北京国防部大院报到时,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赵勇田。此后他退休,我上岗,在一个大院住。等我退休,他住的干休所和我家又只隔一条马路。30多年里我们经常见面,无话不谈,好像谁也离不开谁。他有事找我时,见面地点就在塔院路口。每次一起参加活动,必留影一张作为纪念。每年新春佳节,我必买一盆鲜花登门看望他,带去祝福与祝愿。而他每隔一两年必送我一本新作。赵勇田,这位当年的“小八路”谱写了一曲晚霞之歌。

赵勇田1925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伍伍村。8岁进本村小学读书,12岁辍学。1938年4月,八路军宣传队高举“全民抗日”的大旗,组织群众宣传,他一家老小也积极参加到抗日活动中。当年他家已有5个共产党员。父亲赵老昂1938年就是村农救主任。1941年6月为保护村民生命安全,母亲吕纪云在日军追赶下宁死不当俘虏,急中生智跳入水井,被村民救出,不久牺牲。今天,村头纪念碑上还镌刻着这位母亲的名字。

1939年1月,赵勇田为给母亲报仇参加了八路军。在冀中区党委工作4年,他一直当党委书记黄敬当警卫员、机要通讯员。不久,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系统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任排长、政治指导员、刊物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刊物编辑部主任、文化科长、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赵勇田酷爱文学,且善于写作。1943年8月,他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参加《军民大生产》小歌剧演出,自编自唱的歌词是:“捻线纺突棉轱辘,毛毛巾头抽出线,军民今年大生产,努力奋斗渡难关。”有了八路军的生活经历,就有了透过

## 行走

# 神木灵韵

□甘铁生

“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有神木……”纯净的台湾童谣在山中纯净地飘荡。在绿色掩映中,那歌声像云霞无形的翅膀,在香林中飞跃……

三次到阿里山,每次都在这童谣的旋律中,被阿里山神木所震撼。其实这浩瀚的林海中,如今只剩了几十棵红桧,更多高大挺拔的树木叫扁柏或亚杉、铁杉、松树等。红桧,这些动辄上百上千年的巨树们,吸取了日华山精,使山林中弥漫着醉人的芬芳,于是被称作“香林”。

第一次进阿里山是乘坐小火车。从车窗外望,满眼翠绿,移动的树木和花草像影子一样飞掠。阳光也带着通黄或绿色的光柱,扯碎着、迷乱着、交错着,从眼前逃避似的掠去。这让人觉得这片香林充满怪异的灵韵。

待下了火车,置身在高大挺拔的巨树、枝蔓从生的灌木之中,尤其能感到空气充盈着各色精灵——从红桧身上,从被山间迷雾笼罩的各色叫不出名目的灌木身上。它们的气味是那样让人心旷神怡,那样让人精神亢奋——这分明是香林的灵魂在和你的灵魂对话。你很容易就被这和谐而与世无争的纯净、空灵而坦荡的灵韵所感动。

第二次是乘大巴进山,仍然有这种切肤的感觉,于是更爱阿里山香林了。

第三次又来,一路上就期盼再与香林魂魄交流。然而天公不作美,遇雨了,那也要在雨中与香林交流!山路崎岖,忽而雨雾遮蔽了山峦和绿野,忽而雨歇又让白云彩练般在山峡中飘荡,一会儿缠住了大山的腰肢,一会儿又给山头围上飘逸的头巾……这是大自然的精灵在相互嬉戏,怡然自得。

真是山色空濛雨亦奇呀。刚下车来,便被一股浓郁的香气随着雨雾激情地将你拥抱起来。那是饱含着负离子的香气,是香林的体味,是大自然的精华。此刻,代替光柱的是雨柱。可是因茂密的香林用她所有的枝枝、杈杈、叶叶,齐心协力地抵挡和拦截雨柱的侵扰,雨水便失去了嚣张,只是羞羞答答地或急或缓地吟唱起来。于是水雾在香林中冉冉飘浮,浓厚的便呈白色,轻浮些的则呈微微的淡蓝色,从草丛中飘浮到灌木丛中,又从那里飘浮出来,缠绕到参天的合抱之树上——这不就是阿里山香林的魂魄吗?她们似乎是在互相安慰着什么,传递着什么消息,或者讲述着什么丛林的哲学。我呆呆地站在雨中观看,哦,神奇的灵韵哟!有时她们聚集成厚重的雾气,有时又各自四散,只剩了微薄的一片。它们变换着形态,无拘无束地凭着天性,任意往来穿梭。那样从容,那样雍容,还带着庄重的高雅……

沿着湿漉漉、弯曲的木梯道,我走向烟雨深处。尽管雨水滴答滴答地从脸上流到颈项里,但看到那些残留的巨大的红桧的根部时,我们还是满怀敬畏地在它面前拍照留念。那散布着气息的神木灵魂,那飘浮的云雾,又是在传递着悠远的回忆吧?那雾气和雨滴,可是她们凝重的叹息和泪水?

也许她们在回忆远古的神话。大约是3500年前,阿里山便被造化赋予了一个神秘的使命:生长红桧,这世上极其罕见的树种,它一生长便极其挺拔、极其壮观,一味地朝向天际伸展。它在无干扰的原始环境中生存了数千年。

也许,她们在诉说阿里山天然森林资源的滥觞?对于天命安排的生死离别,它们是毫无怨言的。让它们痛恨的是以外力残暴地、野蛮地让它们夭折。它们曾经是何等幸福地在阿里山生长,与百鸟、百兽和自然风雨一起嬉戏。可是,暴力摧毁了它们幸福和谐的家园。

与世隔绝的日子是1895年4月17日被打破的。耻辱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日本。4年后,一位叫小池三九郎的日本技师便来阿里山探险,发现了阿里山神木群。1899年,一个叫河合钝太郎的森林学博士率队进一步勘察阿里山,认定红桧巨大的开发价值,制定了庞大的开发计划。1900年6月12日,日本政府派小西成章、小笠原富二郎、小池三九郎及石田常平等八人调查阿里山森林资源,说有30万株原始红桧遍及整个阿里山地区。1906年2月,大阪的合名会社藤田组取得了经营许可。当年7月,铁路工事开工,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红桧采伐作业。

有人有言,鸟有鸟语,我相信红桧一定有树的语言。在她们之中,肯定一直流传着万能的人所听不懂的树语。阿里山红桧哪棵没有千余年的树龄,哪棵树没有百余米高?日本人一眼就看出,每棵红桧的材积可达数百立方米。

阿里山山广而深邃,红桧与大山相依为命。这是个有着千年修炼的精灵所在之地。在这里修筑铁路,砍伐红桧,必然会遇到种种灵异事件。果然,稀奇古怪的病例层出不穷了,工伤事故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每开发一寸,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山精树怪和种种神灵都在作祟。原始森林里,只要劳作的声音一大,便会起风下雨,而且动不动就塌方。甚至好端端的人突然不见了,谁也说不清他是逃跑了还是被怪兽给吞吃了。还有人看见原始森林里会发光的树木,可等他们壮着胆子披荆斩棘地凑到

## 讲述

# 一位“小八路”的晚霞之歌

□杨永革

“小八路”视角看到的100个故事,催生了《小八路日记》一书。有在日本占领区地下工作的体验和观察,从而有了《虎穴殊勋》和《虎穴英雄传》的面世。书中记载,1946年2月12日,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原八路军总部派驻平津的情报人员撤离。赵勇田离开西城宫门口时赋诗一首:“烽火战友手足情,出入虎穴伴‘狼’行。胜似无度坎坷路,日日夜夜盼天明。”

他常说,干什么热爱什么,干什么写什么,到什么地方写什么地方。195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当时调干学生都想把自身的学习搞好,不愿意分担额外的社会工作,可是他不然,一面学习,一面主动承担各种板报的宣传工作。在农村调查时出油印小报,他是撰稿人也是编辑,又是报纸的设计员、刻字员。为了使报纸图文并茂,他又担任摄影工作,配合报道的内容,把相关的图片贴上。

他不厌其烦地做好这些工作,说明他热爱文字工作,把这些工作都当成练笔的机会。赵勇田说,在豫北办事处工作时,只有18岁的他,就学习办报了。他一生曾办过6种报纸,经常是又当编辑又当记者。

## 二

一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的离休老干部在20多年里,用近500万个文字符号,把21本书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没有大量的资料储备,是根本做不到的。《小八路日记》中的100个故事,都是根据从1937年抗战以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日记簿中的素材整理而成的。这些素材已有六七十年,且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经常处于枪林弹雨和频繁移动中,怎么能够保留珍藏至今?赵勇田指着家里书柜一角说:“这十几本

树前,却发现不过是特别普通的一棵树木……为了保证进度,种种残酷手段日本人肯定都用上了。对此,阿里山每棵草木都有记忆。

1908年1月,曾因承揽阿里山工程而极其高傲的藤田组不顾一切中止了开发计划,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给补偿金120万日元。想想,若是无充分的理由,撕毁合同还要赔偿,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撤出阿里山的理由肯定是相当充分,但红桧的巨大开发价值还是让馋涎已久的日本政府欲罢不能。1909年4月,日本成立“阿里山作业所”,再次向阿里山进发。

劫掠与不义当然要付出代价。日本人发现阿里山如印度圣地“灵鹫山”般神圣不可侵犯。终于在1919年,他们决定花费巨资,以“请仙镇怪”法来镇压红桧精灵。他们以日本神社式样建造了阿里山寺(今更名为慈云寺),并由日本曹洞宗管长日置默仙师送来由暹罗(泰国)国王亲赠的释迦摩尼古佛像一尊供奉,妄图以此压住阿里山山神之怒。又为镇住所谓“妖孽”,在阿里山神木附近,修建“树灵塔”。此塔的设计十分恶毒:塔身外形分明是一枚高20余米的红铜炮弹,四周以低矮的炮弹支撑,此弹群立在5层水泥塔基上,那塔基每层代表500年树轮,5层便是2500年。“5”,还是“无”的谐音。即神木2500年精灵均被镇压在炮弹型的塔下,进而将红桧砍伐得荡然“无”存。而这枚高达20余米的红褐色炮弹塔顶端,是一个火车的车轮。这寓意明显不过:阿里山之精灵被船坚炮利所镇压,而最终的目的,就是由车轮载着劫掠的果实返回倭国……

为了欢庆所掠取的成果,日本人还在附近建了一座“庆功碑”,上书“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刻碑的台湾工匠很有爱国心,肉身敌不过枪炮弹子,这字必须得刻,但怎么刻却下足了功夫:博士的“博”缺右上角的一点,而“功”字的“力”字不出头,于是,博便非博,功也非功了。此碑便成为掠夺者被戏弄的墓志铭。

香林神木,成为兴建日本神社、香舍的最佳建材。据说在日本至今还保存有大量的红桧,可再建无数个日本神社、寺庙、馆所……导游说,东京靖国神社前那醒目的木头门脸,就是用台湾红桧做成的。据说,日本人在阿里山便掠夺了30万株千年以上的巨桧,但是对自己的资源却极为保护:日本佐贺也生长着3000年以上的巨树,但决不砍伐一枝一叶。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不错,离地三尺有神明。阿里山香林岂无庇护的神明?据说日本将第一批红桧运抵日本国土后,瘟疫便在日本流行开了。于是鬼子们在阿里山竖起“树灵塔”的同时,又在日本本土广建寺庙,供奉树神寻求庇护。然而至今,得到庇护了吗?我想树神也一定会保持自己的正义感。

烟雨如泣。我们来到“周公桧”面前。据考证,它生于周公摄政时代,被尊称为“周公桧”,据推算已有3000多年高龄。记得第一次来台湾乘小火车进山时,在阿里山主峰的神木车站下车,立马就看到这棵红桧王。当时,她树身略倾,主干已折断,但树梢的分枝却苍翠碧绿,巍巍挺立的树身高耸云天,宽阔的树围需十几人才能合抱。当年,小池三九郎就是在她面前嗫嚅着重复道:“神木呀神木!”也因此,她被誉为“阿里山神木”。那时,我看着她崔嵬而又满是疮痍的身姿,脑海中也迸出这样的字:“神!这就是树神!”她的命运一如我们的民族,充满了坎坷。她在1956年遭到雷击,又在1997年被滂沱大雨冲垮了根系下的泥土山石,终于轰然倒塌……

现在,我只能在雨中与卧倒的她合影留念。在快门闪动的那一瞬,我仿佛看到她的精灵在眼前飘然而过。同时,几片被雨水浸透的树叶飞落在我的裤腿上。我没将它们掸扫下去。也许这树叶知道我始终在跟香林交流,是宿命来跟我亲近?它们虽然是飘落的叶子,但能说她就没有生命吗?没错,落叶们是在阶梯道下面,在浓密的杂草之中恍若长眠。可谁又能说,它们不是正在雨中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呢?你看它们那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啊!

是的,落叶也有生命。它们从香林那高大的枝干上飘落下来,知道那是命中注定的。哪片树叶能跟树干一样活上几千年呢?树叶有树叶的使命。在参天大树上,它们伸展着自己,吮吮湿润的空气,接受阳光的照射。在有风的日子,它们就随风扭动着自己的身軀,发出咿呀的吟唱——这是美的舞蹈,也是在运动中强健自己的筋骨。如今,飘落下来了,但你听不到它们的呻吟。它们在阿里山泥土和草从中继续享受日月精华,然后慢慢腐化,回报养育自己的母亲——香林神木。

正是这些树叶的滋润,阿里山香林尽管饱受摧残,却仍能繁茂地生长。很多游人会在被命名为“三代木”的红桧前照相留念。这“三代木”可谓红桧的奇观:原本是一株合抱巨树,但它倒下了,只留下巨大的残桩。然而造化神奇安排吗?横倒于地的第一代树干,树龄已逾千年,矗立的第二代又只剩空壳残根,第三代则在这残根空壳之上,又枝繁茂盛地生长出丈余高的新枝,透着一股蓬勃的锐气,挺拔着的是一种顽强生长的精神。此外还有被称为“干岁松”、“同心木”、“三兄弟”、“三姐妹”的红桧,这些奇木奇树,每株都有着悠远的传说。它们能这样百折而不挠地顽强生存,分明是因为这片香林中有滋润它们的不灭的灵魂呀!

她们永久地婀娜多姿而又崔嵬挺拔地站在绿茵环绕的阿里山间,听任历史的风雨没日没夜地从身边掠过。她们以不变应万变,只是遵从自己的意志,一代一代顽强地展现着生命力。

伴着童谣的旋律,导游在雨中招呼大家该往回走了。抵达停车场时雨还在下。我知道我还会来。一路上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应该有个红桧的物件存念。我随着众人进了阿里山宾馆的小卖部,那里摆设着很多用红桧木制成的商品,桧木精油、桧木梳、桧木球呀什么的。我买了双桧木鞋垫。我喜欢登山,这样,不管在哪里登山,都会有阿里山红桧陪伴,都会有纯净的阿里山童谣伴随。

## 四

了实地采访、实际了解、实事实录,有一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1984年,赵勇田开始了纪实文学《将帅访谈录》的创作。为了采访到健在的老元帅、老将军,他四处联系,拟定详细的采访计划,白天采访,晚上整理采访素材,很快就发表了访徐向前、聂荣臻、李志民、李达等一批文章,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不久,新闻单位的约稿信接二连三地飞来,赵勇田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接下来,他又马不停蹄采访了85位将帅和知情者。那段时间,他常常是早晨5点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在采访中,凡是与对方约定了的,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赵勇田总是千方百计按时赴约。一次,他按计划要到保定采访孙毅将军的一位老战友,由于时间紧张,未能买上坐票,他就顶着高温,硬是一路站到了保定。当时火车还没有提速,3个小时的路程,让身患严重腰肌劳损的赵勇田疼痛万分。但他忍着剧痛,一下车就去进行约定的采访工作。剧作家胡可翻阅《将帅访谈录》时曾说:“一个人访谈100位开国将领并结集出版,我还没见过第二人。”

1985年3月,他接受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国家体委的委托,随国家体委工作组赴西藏自治区处理登山队事务并采访和体验生活。在西藏第六峰——卓奥友峰脚下海拔5500米的登山大本营,他顶住了高山缺氧造成的巨大生理困难,创作了散文《我大口地呼吸》。当时,每写一行字,他都要大口大口地呼吸几口气。从大本营下来后,队领导劝他回拉萨恢复体力,可他感觉到到世界屋脊,不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看一看会终生遗憾。于是又坚持说服了带队领导随车队向珠峰方向挺进。就是那一次,他在珠峰登山大本营度过了60岁生日。

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创作源于生活,这是赵勇田那一代人的信条。赵勇田把忠实于生活、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作为创作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创作纪实文学《板门店谈判》、传记文学《独脚虎将》,还是自传体的《小八路日记》,每一个细节和场景,他都用心用力去体验、揣摩。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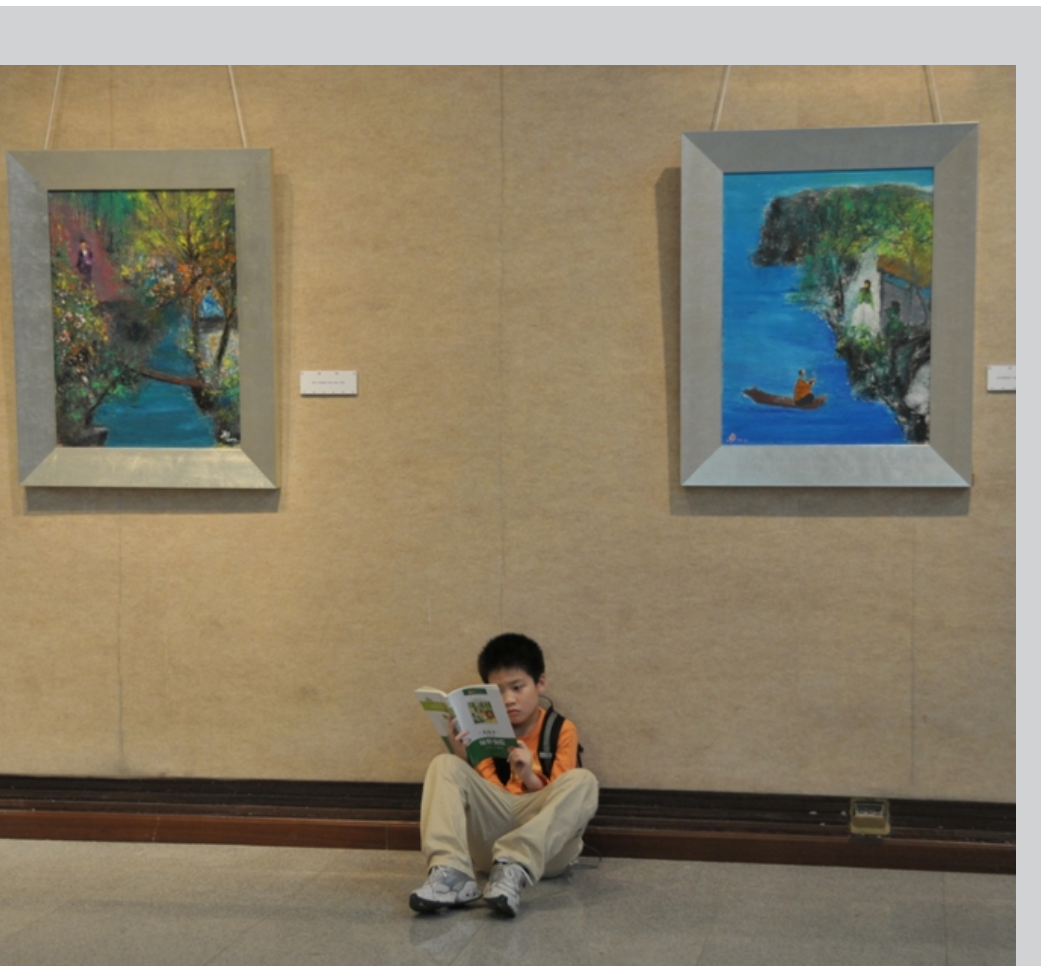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在创作谢良将军的传记作品《独脚虎将》时,

他专程到老将军的出生地江西兴国县进行考察和采访,了解他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为了核实谢良将军在新疆被军阀抓入监狱的情况,他带病到新疆考察,走访当年的知情人,实地察看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为了考证谢良将军在西路军兵败时,曾在一座山上三次上吊未死的史实,他专程到西路军与马匪作战的祁连山战场,亲眼看到那山上没有一棵高过人的树木,终于相信了将军为什么三次上吊却没有死的事实。

在创作《板门店谈判》一书时,为了真实地再现牵动世界神经而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赵勇田骑自行车走访了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等200位当事人,组织各种座谈会12次,与合作者柴成文将军在当年谈判留存资料堆里苦翻3个月,整理出数十万字的珍贵史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7周年之际,他又再次跨过鸭绿江,沿着志愿军入朝路线,一路采访并参观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纪念馆,访问了近百位战争的见证人,目睹了板门店两军谈判的会场遗址,从而为这部作品面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集史实性、文学性、知识性于一体的长篇纪实文学一问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并在韩国等国家翻译出版。此书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朝鲜战争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根据该书改编的连环画被总政治部列为连队战士必读书配发全军。

“自古习文勤为本,笔耕常伴月中天,夜听山风吹动草,晨晨尽兴得佳篇。”赵勇田的写作生涯,得到了社会认可,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他多次获得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进离休干部”称号,还获得全国“老有所为”荣誉奖并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颁奖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也向他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荣誉证书”。近日得知,他把自己历年创作的近500万字的21部著作,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等。赵勇田说:“把富有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图书送交专业单位收藏,让我感到极大的快乐!”



张鸿/图文



这张照片是偶然拍摄到的,在2009年我朋友林继昌的画展上。

这个读书入迷的男孩是我的儿子裕漠,从照片上看,他正在读《绿野仙踪》。

那时他正读小学四年级,最大的爱好是音乐和阅读,读儿歌的时候也写上几笔。他从小沉迷于课外书阅读,我很支持他。好在他学习成绩不差,没有引起老师的反感。他上四年级后,换了一位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很有眼光,鼓励孩子们阅读。每周四下午,专门开设一节课外阅读课,经常把我叫去给班上孩子们朗读。那时他们读曹文轩的《草房子》,还有沈石溪的作品。

有一天,当当网送书上门,我得付近500元的书款,吓了我一跳。一看,全是孩子自己在网上挑选的书籍,他说要在班上开一个小阅览室,我当然乐颠颠地付款。

我们去观赏继昌的画展应该是在周日。展室很大,我看了一圈作品后,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冲出门去找他。楼上楼下没有看到他,我紧张了。回到展室后,门口的阿姨指着一个角落,说:“你要找的是那个孩子吧?”我猛回头一看,远远的,窗洞静静地坐在地上读书。我眼睛红了。

我没有打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个阅读中的孩子,他一会儿倚墙坐着读,一会儿趴在地上读,一会儿侧躺着读,仿若在家中床上。

我悄悄地走近他一些,面对着他,坐在展室中间,把他拍了下来,他全然不知。我喜欢这种场景,它安然、温暖和有力。

一个爱阅读的孩子,他安静、有想法,知识面广、词汇丰富,说话有条理,善于分析,文字透出善良和灵性。

我很得意于孩子喜欢阅读,我甚至不反对他密集地阅读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他读后很简洁地告诉我这两者的不同在哪里。他也会阅读我的作家朋友的著作,认真地告诉我,谁谁一定能成为很著名的大作家。他甚至会读我带回家需要编辑的稿件,指出作品中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哪几篇值得认真研读。

儿童阅读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孩子们所具备的阅读能力是基础教育的根本所在,是他们自我学习和后续教育的源泉。我由衷地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热爱阅读,希望我们成年人更加重视儿童阅读。不重视儿童阅读,就是对孩子、对下一代的亏欠,今后必将产生严重的后遗症。